

# 與時代和解



▲葛亮曾祖父葛溫仲(中)、太舅公陳獨秀(左一)等在東京

# 《北鳶》的民國風華與滄桑

葛亮被學者王德威譽為「當代華語小說界最期待的作家之一」。他早期的《謎鴉》、《七聲》，既有世故練達的故事，亦有簡單清純的敘事，已經可以看出他在為時代造像，而民國史最令他沉迷。二〇〇九年，他推出第一部長篇小說《朱雀》，書寫民國南京城裏三個時空的愛情傳奇，表達宿命的不可抗力。去年出版的《北鳶》更是耗時七年，首次追溯祖輩身世，工筆再現民國「清明上河圖」，描摹生活在嚴酷時代的人，如何與現實達成和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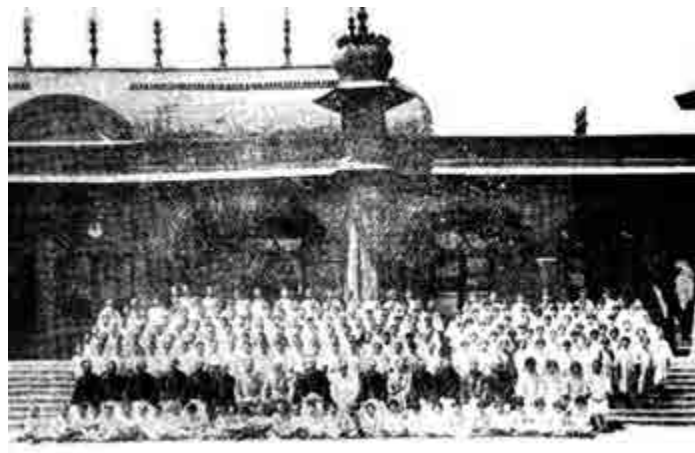
大公報記者 劉毅



▲葛亮擅長書寫大時代的風起雲湧



▲葛亮祖父葛康俞畢業證書



▲葛亮外祖父曾就讀天津英租界某華辦中學

網絡圖片

新作《北鳶》是繼《朱雀》之後，葛亮書寫民國史、家國興衰「中國三部曲」的第二部。葛亮對《北鳶》的書名做了一番解讀：「書名出自曹雪芹《廢藝齋集稿》中《南鶴北鳶考工誌》一冊。曹公寫這本書的目的在於深諳『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』之道，如今雖只得看殘本，但字裏行間盡是民間的真精神。」

「鳶」又作風箏之意，葛亮以此命題，因為在大時代裏，特別是風起雲湧、興衰一日的民國年代，人難免為時局所左右，如同風箏一般，去留皆非自己主宰，但憑風向。

上月，葛亮在香港書展主講「《北鳶》，民國上空的一隻風箏」講座時，對「紙鳶」有進一步的體會

：「風箏雖隨勢而動，卻有一條線牽引它飛行，亦如大時代裏的人物，雖會隨時代的變遷浮沉，經歷跌宕，也有做人的主心骨，如此，便不會偏離航線。」

## 文人世家 民國情結

出生於文人世家的他，祖父是書畫家葛康俞、太舅公乃革命家陳獨秀、表叔公為中國原子彈之父鄒稼先，這些赫赫有名的家族成員，為他披上一層傳奇色彩，也賦予他取之不盡的創作靈感。談起寫書緣起，葛亮談到是因為祖父葛康俞《據几曾看》一書編輯的一封信，「這位編輯在信中說，希望我從家人角度，寫一寫祖父的過往。」因此他想到以非虛構的方式進行寫作，然而反覆思考之後，認為小說相對紀實文學來說更是一種「有溫度」的表達方式。

故事發生年代民國，是一個屬於葛亮祖父的時代，充滿着他對於家族的記憶和情結。全書的楔子前，葛亮寫道：「謹以此書獻給我的祖父葛康俞教授。」對於作家本人來說，祖父是親人，是榜樣，更是為人

為文的尺度，堪稱他的「主心骨」。

## 無常時代 寫盡溫情

小說開端於上世紀二十年代，主人公盧文笙生於商賈世家，經歷多舛人生，與沒落家族馮三小姐相識，於亂世中結姻緣。笙哥自幼酷愛風箏，風箏如同命運的指引，帶他歷盡滄桑。既然是民國，軍閥割據、日寇鐵蹄、梨園名伶、風骨文人均為一眾不可或缺的元素，這些元素架構起了《北鳶》這部亂世大戲。情節豐富，兒女情長，亦因為身處亂世，逃不開生離死別的牽絆。縱使再龐雜，葛亮依然緊扣「情」字，寫盡民國風月。

大時代醞釀不平凡，葛亮並未直接書寫那個年代的軍閥割據和張勳復辟，而是令讀者感受到「常情」的分量，「文笙在短短的二十年之間經歷了人生的大起伏，在戰火中歷練，早已看透了生死。可待傷痛過去，最令他難忘的還是與仁禎坐在城頭上放風箏的童年記憶。」葛亮表示。

民國是動盪的，權傾朝野的朝臣，一夕敗落，又當如何？葛亮於書中描述了一群叫做「寓公」的人，他們中有部分本為像徐世昌一樣的權臣，敗亡之際只得前往「英法租借地」安身立命，他們有的妄圖東山再起，有的只是寄情詩詞，這些人的存在，於時代而言是轉折點，若以個人而言則是輝煌之後的頹唐。「我的外祖父曾就讀天津英租界某華辦中學，一個班的學生，既有滿清貴族愛新覺羅家族的後人，亦有宮廷太監的養子。故而，民國是一個什麼都可以發生的時代，從某個層面來說，這個時代非常有延展性。」

「民國是一個如此無常的時代，但那個時候的情卻非常動人，他們不似我們這個年代一樣可以如此快捷取得聯繫，一封家書真的可以抵萬金。無常，充滿無限可能，卻又脈脈溫情，是我記錄那個年代的動力。」葛亮坦言，《北鳶》的故事主軸固然是他想表達心目中民國的狀態，但他亦不避諱這個時代的傷痛與殘酷，「故事中的人們有他們自己的人生軌跡，這個是我左右不了的，正如托爾斯泰寫死了安娜，讀者紛紛來信抗議，要求更改安娜命運，托爾斯泰只回覆了

一句話：我也不想她死，可她有自己的命運。」因此，書寫人物命運時葛亮堅持的原則是順其自然。

## 歷史掌故 查證詳盡

「順其自然」不代表什麼都不去做，七年中的大部分時間，葛亮做了大量的訪談以及與故紙堆打交道的「格物」工作，比如書中提到了「祭孔大典」，典禮涉及到的禮儀細節，甚至是主祭詞格式他都做了詳盡查證。不僅如此，小說在講述盧、馮兩家日常生活及主人公命運遭際的同時，常會隨情即景，順手拈來，暢敘一番民國風物，描寫內容大至政經地理、城鄉樣貌，小至民間飲食、曲藝，甚至是一碗麵的做法，都做了絲絲入扣的記載，「如果想帶領讀者進入書中世界，作者首先要保證自己不是一個穿越人，而是一位「在場者」。」

這種「在場者」的寫作手法在文中有多次體現，譬如當中寫仁禎第一次踏進「容聲」大舞台看戲的場景：「在裏城的地界上，出現這麼一處地方，多少堂皇得有些不真實。門裏懸着半人高的燈籠，一字排下來，上書『玉樓天半笙歌起，蓬島閑班笑語和』。迎臉兒的花崗岩影壁，鑲滿了各色臉譜，生旦淨末丑，一應俱全。」這種細緻入微的寫作手法，不僅令讀者感受到民國時代的風土人情，作者本人更是這段文化的保育者。

「有的時候，覺得自己是在做近似保育的工作。寫作這本書，我用了七年時間，其間，祖父的同輩友朋相繼過世，促使我不得不盡快將他們的事跡記錄下來，即便是給我再多些時間，我可以沉澱得更為充分，但時不我待。」葛亮說。故與寫《朱雀》及其他作品不同，寫作《北鳶》時，他更在意文字所勾勒出的場景。不論是政客、軍閥、文人、商人、伶人，這些時代的過客，卻終究認清了自己，在情願與不情願之中，與身處的社會和時代達成了和解。若可以有一次選擇，葛亮最想結交的朋友是畫家林風眠，因為對方在藝術與人生方面，皆呈現出卓越的包容性和不拘一格。

(部分圖片由葛亮提供)



▲「中國三部曲」第二部《北鳶》，台灣聯經出版公司二〇一五年十月出版 網絡圖片



▲「中國三部曲」第一部《朱雀》，台灣麥田出版社二〇〇九年七月初版 網絡圖片

# 在歷史與虛構間遊走

大公報記者 郭雨南 實習記者 王嫻嫻

香港書展七月二十一日舉辦名為「歷史的虛構化——中國作家的韓國歷史記憶」的講座，邀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「駿馬獎」獲得者金仁順及韓國著名翻譯家金泰成擔任主講嘉賓。金泰成認為，中國歷史悠久、地域廣闊，為中國作家提供了更為精彩的寫作素材。他表示，歷史是真實的，故事是虛構的，「在文學上的歷史本身是虛構的，把歷史的事實通過特定的角度描寫出來，角度不一樣，歷史也就不一樣。」

金仁順透露其作品《春香》與朝鮮半島

廣為流傳的民間愛情故事《春香傳》是完全區分的。因為對《春香傳》原著的過程、結局不滿，便寫了自己的《春香》。原著中的春香是一個在愛情中沒有尊嚴、缺乏個人意識的女性形象，而金仁順筆下的春香卻是一個獨立的個體。她說：「我的春香是一個獨立的個體，是一個在面對情感時有正常反應的人，她可以是春香，也可以是夏香、秋香。」

談到故事的創作背景時，金仁順表示之所以將故事背景放在朝鮮半島，與自己的民

族身份有關係。她是朝鮮族人，從小生活在兩個維度裏，在家裏民族性飽滿而濃烈，一出門又是漢語的語境。家裏父母講朝鮮語，日常飲食三分之二都是韓式，包括：泡菜、醬湯等。「為了特殊性，我將故事推到朝鮮半島。並且在寫作這類題材的作品時，也將我童年時期的記憶、回憶，以及對整個朝鮮半島的想像帶入進去。」金仁順如是說。

金仁順表示，她寫《春香》時會用很多寫現代小說時不會用到的細膩鋪排和比喻，如此一來便把小說寫得「色、香、味」俱全。

韓國翻譯家金泰成致力於中韓翻譯，將許多中國文學作品翻譯到韓國，他與中國文學、中韓翻譯結下的不解之緣，三十年間從沒間斷。

在翻譯的過程中，他直言最欣賞的是中國作家寫故事的方式，「中國人講故事的能力非常了不起」。他提到一位美國學者認為中國引進西方文學之前根本沒有小說，還批評《三國演義》裏面人物眾多，細膩部分的描寫太少。對此，金泰成不認同，「中國古典小說的特點才是現在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



▲金泰成(左)、金仁順對談中、韓兩國文化異同 大公報記者郭雨南攝

力量，《三國演義》是一本非常成熟的書，韓國男女老少都看過《三國演義》，非常暢銷。」